鮚埼亭集外編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此詩當係玄宗刼遷南內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玄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

為餧其子雛若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番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兼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儒君看會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遇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訟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況前此玄宗幸蜀正與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竄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閒也夫

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内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谿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入張李刼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眞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敘之畧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尚令檮昧覆審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畧有足以引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爲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爲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綯父楚而於綯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綯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爲入闕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

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
於李杜甚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
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
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
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
之同過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
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於
右軍且喜其能用已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
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盖茂元帥
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

何弘敬王元逵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眞締交退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次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末章以張郭比衛公亦頁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衛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開邊釁抑而阻之衛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衛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黷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可今悰成衛公之志而衛公卒不

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悰詩有曰人言眞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攷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敦夙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幷請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祗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葢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

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賜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文或但給碑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勛臣不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即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

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曾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盖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卒復不啓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間未竟其說大畧其難定者有數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既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酈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翮小翮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

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衛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衛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

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與闊也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綠圃

隸書分書眞書漢魏而下棼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眞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予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眞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眞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隸不特

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眞書如衞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眞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蓋嘗致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攷始有隸入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尚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眞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移案牘用眞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眞書最賤晉魏以後眞書之用漸廣而眞書亦得稱

楷法矣眞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眞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眞書則祗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畧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

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入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眞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鏞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蓋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衷羣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据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尚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蓋天道遼遠恐吾無以

接之故籍人鬼之有功於人者以通幽明之郵而默致
其氣類下此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先農先嗇蠶有
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刱始之人以爲神
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物不有天神以尸之
而其祭則不徧爲推及者禮有等也故古禮配位可以
變易如句龍至漢而易爲禹柱至商而易爲棄但以其
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際爲正位百世不改蓋
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爲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
天駟爲先蠶不知天駟司蠶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蠶之
人也稱之爲先蠶舛矣近來織造之局特蠶事之一則

但以始機之人配之先蠶於禮已足然攷之周禮有典絲有㡛氏有織染諸官非僅蠶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嗇則先蠶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爲不可樊樹引淮南子爲證以黃帝之臣伯余爲機之始是已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曾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爲杼神在天者也昔人於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既誤以天駟爲先蠶則卽以織女爲機神而不知先蠶之非天駟猶之織女之不可爲機神也況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祀非報本之祀也今之祀

猶幸其非玉砌雲祛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於不著不察之咎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下以爲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爲僕言江都風俗於除月二十四日修司命祭以新秫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靑各人善惡新秫食之膩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爲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蓋卽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詞司命入覲行步

偶旅觀魏兩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里人所見畧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既與嶧陽述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應値司命祭期左右茶香豆熟亦足資噱也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者是蓋其嫡母生母並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其生母不得受封則子婦亦停（出陸釴病逸居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備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卽尊所生何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羈賓游客之妄語也而近雖洽聞如董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爲亞公而其下則有中丞漢之中丞不甚顯唐始爲要官宋遂稱中司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於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爲副憲於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進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卽不復稱中丞

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爲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用副都銜浙撫以部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爲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甘撫而浙撫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爲定者也夫旣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反削其官也況憲司豈遂無中丞乎左憲使爲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爲督撫今溷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

安者此之謂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於國語以爲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固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用之可無礙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躋之有所謂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弗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稱謂日紊故巡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

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答陳南皐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於兩漢史傳畧舉數條爲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郡太守韓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請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受罰

潁川太守嚴翊被召官屬爲設祖道翊伏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郃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張綱爲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蓋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爲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爲河南尹尚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於郡守者尚且稱之惟搜神記由拳縣秦時

長水縣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益都耆舊傳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爲衞國令郎茂曰長史言衞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縣令稱明府之始於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歎也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爲陳留太守高柔稱張府君孫堅爲長沙

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爲會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減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爲府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爲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孫楚有雁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川太守□府君碑宋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卽刺史亦或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爲府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向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爲先

祖之稱乎俗尚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立春應祭先祖然於始祖以下之不可不祭則未之及也夫今世之氏族紊矣世系闕矣非猶三代之世有官司以掌斯民之譜牒而使人秩然其可攷者庶以祭祀維之使人於版祝之中知吾始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於高曾其代數幾何其宗派若何而且祖爲誰妣爲誰不

至脊然爲籍父之徒也吾家得姓爰氏之始祖已無可攷者其居鄴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世向未有祭子孫遂莫有知者一二妄人竟欲以十五世祖直接侍御府君其謬至此先君按家乘定世數特爲侍御府君以下重置栗主然栗主藏於影堂即家乘亦掌於宗子之家子姓不能常見不若祭時祝版凡與祭者皆得耳而目之今定議祭侍御府君則其下諸祖配食庶吾後人知有此十四世之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幾於干祫誠失之僭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況不出於此則

人且將於其世系之遠者而忘之尚何由導吾後人以尊祖敬宗之義歟彼妄人不足論今稍知學者又援古制相疑故敬陳之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薑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爲之欣慰愚自去年有嫠之喪方寸凄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名之得當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唯是東西南北不能不奔走於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謂長唱者也近奉
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詣吾浙中人交

口推之無與詞乃閧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懸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閧友之罪也名譽既閧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已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
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羨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尚未能槩

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尚整二三兄弟皆足鏃厲而進於古可弗懼與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晉願樊榭與堇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緇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册猷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章之

出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書

覲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牀之話目前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與立甫聚京邸晨風夜雨未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騖索然無所得少時造詣本末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嗒然喪其生平而已薏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爲日進於古是殆傳聞之譌耶日者捃摭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尚

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制科之

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天下之求一當於是科者豈勝指屈盍固有竭其力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儷白之文無足當於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眞其人也雖然苟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興則莫氏一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爲大科取重必推倪文節公薏田君

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至於所學則繼文節而起庶幾不媿茲者有司再奉
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採蕭田必復爲當道所敦迫而賓友南來皆云蕭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爲不必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蕭田有遐心是又吾朋輩中之憾也僕之文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蕭田之來或有艮藥爲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立甫山居近狀何似幸爲我寄聲問之

與趙谷林兄弟書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於堇浦寓齋長跪接一紙備

悉起居清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蕉萃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月如駛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爲故人道者

乃者

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竹箭之叢其燕躍鵠踴而出者諒非可以更僕盡也而夢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聖以後詞學題名其預選者百有七人(景定壬戌以後未攷)深寧先生兄弟以寶祐丙辰開慶巳未繼起詔書褒美以爲學者之勸顧前此亦尚有吳茲吳幵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長民

袁植袁正功莫沖莫濟陳貴謙陳貴誼特文采不大著於後世惟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於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爲二百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時讀洪氏試帖而豔之卒能偕其弟追驪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塤篪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爲國家重哉

國朝己未之役嘉興柯徵君崇樸兄弟並應薦書而以丁內艱未得預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爲是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網海足以補天祿石渠之闕而以西湖觴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花磚綾被之閒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光非僅吾黨之幸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一二朋好如董浦輩猶欲推轂其閉不知

臨軒召試大典也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淪落之人濫廁於末歟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其而觀其落筆有不驚心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諸故人扶掖而上披甲凋戈祇為壁上之觀足矣花溪五代史注其嗣君音信浮沈當再為索之也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一席

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甚譾劣至詞章則似不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既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嘗究心於此者亦有並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譾劣眞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

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葢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嘗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友人絕交書

某頓首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

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尚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孺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緇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場染瘧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予手戰栗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渡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抵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

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疾趨哭尊大人於靈座即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并屬諸好友共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戇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襲緇裘某是時即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即有此歎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旅人多謙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者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尚未愈衆方

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擗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非屨頭顱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嚱欬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絕而乃以代哭之閒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非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觀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苫枕凷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稍知廉恥者或尚有所不為此蓋夜氣之存蛛絲馬綫一息未絕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

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
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既舉子與某相見某曰
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
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
及雪汀正色斥足下而足下仍無怍色徐曰不知何故
湊成是事足下喪心至此矣某亦何不幸而見此昔嘗
謂宋元凶劭弑父弑君天地間何以有此亂臣賊子及
讀宋書知文帝以居廬中生此子乃瞿然曰天道昭昭
一至於此而小說家有謂商之受辛明之武宗其生皆
類元凶是以亡國破家先後一轍雖其說未有攷然孝

子之後必有孝子膏潤涓滴不可移易則不孝之後其
有不孝起而報之覆宗絕祀理所固然夫復何怪是以
唐宋以來服內生子載之律文獨明太祖起於草莽不
知詩書其所著孝慈錄刪去此條反詆古禮爲不情而
當時大臣若劉基宋濂輩不知引君當道力爭以摧其
說萬季野以爲一時小儒無復人心今足下可稱明太
祖之功臣哉某幼而失學長而無行至於如足下者亦
在交游之列則庭幃之憂必有不減足下者是以惄焉
如擣不能昂首一望日月今請足下自此與某絕足下
善自愛雖十年友誼耿耿難忘但足下知某分量必不

以聖人之博大望某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終

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問目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

問金石文字記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儀禮士昏禮亦然當是朱梁所補刻攷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城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愚恐朱梁未必有補經事

朱梁纂竊西都方有邠岐之逼日不暇給況全忠豈知重經者其時佑國節使繼韓建者王重師劉悍劉鄩康懷貞亦皆賊徒愚意移石之舉出於尹少卿玉羽而自天祐以來佚失必多則補之者即玉羽此外恐更無人也藥林所見亦然

問崇文總目九經字樣一卷書錄解題五經字樣一卷此似當爲兩書

唐元度之書無兩種崇文目所云是元度正本唐志亦然直齋書錄所云是田敏重修而以張參之書并入其中書錄不詳其本末遂與崇文目相混至其卷帙亦不

當止唐本之舊而惜今之不可得見

問中興藝文志婁機廣干祿字書謂其書以蔡邕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敖九經字樣爲主蔡邕之書想卽熹平石經之藍本顧何以不見於歷朝藝文目又以字樣爲田敖所作何也

中郎並無此書其書石經原非備體後人依附爲此書者以前史誤指熹平本爲三體也田敖當是田敏之譌以長興時敏嘗刻是書也

問成都石經或避唐諱或不諱讀書志遂有未叛唐既叛唐之分果否

成都石經刻於廣政七年又七年而工畢明有歲月可稽其去知祥之死遠矣知祥未叛唐時涖蜀日淺其旣叛又無暇可知也甫稱號而遽殂矣避諱與否實係參差是必寫經諸人或守高曾之規矩或竟忘之無他故也周平園作文苑英華序謂其於唐人諱本朝諱或去或存竟未畫一此其證也晁氏不知而強爲之解

問讀書志詆宋宣和閒席益所補孟子其言似有過當者

昭德諸公自說之拾疑孟之緒餘時有異論故公武亦云然其謂諸經大備於孔氏寧復有闕則謬語也禮記

爾雅豈皆孔子之書獨斷斷於孟子何耶至謂席本多謬誤想不免耳

問宋儒多稱成都石刻不及西安豈西安本遜成都歟

西安本遜成都果然觀容齋深寧皆博物君子亟稱成都本之精謹故朱子所引石經成都本也昭德書庫所藏成都本也卽當時諸路學宮所貯石經亦成都本乎家有宋本四明舊志其中書目石經皆蜀刻也蓋不比西安本有蕪累之譏而惜其無一存者

問丹鉛錄謂淳化石經至今猶有存者不應明

中葉及見之書而今竟無之

開封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淳化時則未聞也惟孟蜀降臣勾中正曾於淳化寫三體孝經刻石表進而餘無之至淳化帖中所有乃太宗之草書非石經也楊愼多漫言不足信

附開封石經今隻字不存同年王延年謂靖康之亂金人載之而去劉彥宗於侵宋日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物石經以歸令則也二帥納之是可爲金人攜去之證其說似乎有據

彥宗之言本妄德光未嘗至西安今西安之石經具在則德光所載者何物周密癸辛雜識曰汴學卽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山積一行篆字一行眞字是臨安亡而石經尚存也汴於宋末未嘗有所屠薙如楊髡臨安之毒則石經當亡於元末之亂不然明有周邸藩桐其地世擅風雅不應及見遺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問齊文宣帝九錫文其事多無可攷今列所疑以問未審有可疏證否

如云淮楚列城灌然黍落

按通鑑太淸三年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省曰太淸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地至是方盡有淮南然則二年所云獲地二十三州盡究其終言之

如云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峙

偏師纔指渙同冰釋

通鑑侯景之絶宇文而專歸梁也西魏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長社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絶皆令引軍還按平長社乃文襄事旣平兩月而有柏堂之變則西魏棄城正在文宣之時

如云晉熙之所險薄江甯命將擱旅覆其巢穴

前此梁鄱陽王範以合肥與東魏求援師以討侯景東魏取其地而不出師範走江州已而範卒世子嗣保餘軍在晉州東魏使儀同武威牒雲洛迎之將令鎮皖城嗣未及行而任約以侯景軍至洛等引去嗣遂戰死然則文宣前不成救範後不成救嗣也文宣居霸國日淺本無功績可敘故捉風捕影以誦之

如云茫茫涉海世敵諸華

高麗入貢於東魏見北史高麗傳

如云泰川作阻尚作仇讐爰抱椒蘭飛書通好

此則直無其事而妄言之關中自宇文護以前未嘗通使西魏孝武帝殂神武傳檄聲罪而已東魏清河王亶卒宇文亦討其鴆殺之罪以報之長社之失其釁方深豈肯先屈前此檄梁矯稱獨孤信據隴右叛宇文以示國無西顧之憂此亦其類也

如云荆川十郡俄而獻割

據通鑑則梁元帝之通鄴在文宣受禪後然是時荆益已相攜貳或先嘗求援未可知也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問高常侍贈李苾征蠻歸朝詩云餉道忽已遠

縣車垂欲窮野食兼田鼠哺餐並獎僮則玆軍之敗可知但通鑑以天寶十三年玆敗死而高詩序在十二年玆歸朝不同如此洪景盧曾疑之未知孰是

今滇中尚有蒙氏紀功碑李玆以十一年南征其敗還在十二年是年楊國忠復使之南征次年敗沒高常侍所賸詩是前事通鑑所紀是後事皆非誤文朱時滇中爲段氏所有文獻不通故景盧無可攷證耳

問玄宗之崩新舊本紀皆云李輔國遷遷以後快快不懌以棄天下而南雷引晏元獻語謂輔

國實弑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不知史家何以失之

是時肅宗已疾亟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此瓟瓟弑逆之事蓋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溷中取其一臂以祭泰陵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曾受葉法善藥腦中有丹骨作磬聲刺客因抉骨取丹則稍誕矣溫公攷異摭拾極博亦未嘗及此殆以其怪也

問通鑑所書王思禮事與唐史背通鑑固不盡主正史然杜詩於此事卻與唐史合如何

通鑑以哥舒既敗玄宗至金城思禮奔至卽授河西節

度思禮至平涼河西軍亂不得入而還玄宗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此事不知所出然通鑑非無所本者唐史謂思禮奔至靈武肅宗責以失守將斬之房琯救之而免攷潼關之敗以六月而房琯至靈武在九月潼關去長安近而於靈武遠思禮當失關時安得不遽歸長安而竄伏數月始至靈武乎是唐史之可疑一也思禮雖爲潼關都將而敗然其時哥舒降而思禮束身自歸則其罪可以不死當危急時思禮素名健將其勢亦不當輕殺之是唐史之可疑二也故愚以通鑑爲是曰然則杜公同時之言亦不足信歟曰此其中闕盍有闕文而

今不可攷思禮既自平涼還玄宗軍中不聞其同入劍閣亦不知其何時至靈武意者既受都知之命玄宗使之引軍東出而又有敗衂遂奔靈武故肅宗欲斬之而以房琯救免耳通鑑得其前一節杜詩唐史得其後一節而中閒之事則俱失之矣

問平淮西碑或謂係李涼公夫人爲唐安公主女得訴其事於禁中然則石孝忠有所恃而爲之乃小人耳唐人竟爲之傳不亦過乎

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以涼公櫜韃見宰相之虛懷肯使其夫人訴功而故吏仆石甚於王濬所爲乎即云故

吏自以所見爲之涼公亦必辭於朝以安裴韓諸公之意不應嘿爾而已也況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判官大將以下百五十員輒嫌其過多使其所爲如此必上累涼公矣況果如此又何以安李光顏輩是殆憲宗胸中未盡以韓作爲愜而改命段作原未嘗以韓作上石也好事者妄造其事以實之甚有碑石流汗成泥之說則妄之尤者世固有憑空揑造流傳爲眞者此類是也其後知蔡州陳珦仍磨段作勒韓作

問今雲中晉王李克用墓旁有代州刺史李公殘碑秀水朱氏以爲李克讓碑而疑歐薛二史

幷通鑑攷異之不合未知別有可攷否

有之唐宰相世系表克用之弟別有代州刺史克柔是殆碑中所稱太保次子者也李嗣昭即其假子克讓之逃入南山而死當依通鑑則無墓道矣又按懿祖紀年錄尚有克儉亦乾符中所補誅者而克用將討朱溫使其弟克勤待命河中是克用之弟不止如家人傳所紀者秀水攷之未備也

問梁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未詳其目唐武敏之亦有是書乞示之武敏之者何人也藝文志亦不詳

深寧謂三十國者以晉爲主而遍紀劉據之國并上紀孫皓殘吳時事然深寧亦不詳三十國之目似亦未見此書今歷數之不當有三十國之多大畧當首晉附以孫吳次劉宋次蕭齊五胡則劉淵劉聰爲漢而別出劉曜爲前趙石勒石虎爲後趙而別出冉閔爲魏拓跋前爲代後爲魏亦分爲二代亡之後二劉分據雲朔亦爲二五燕也五涼也成也夏也合以遼西之段仇池之楊共得二十九國而河西吐谷渾雖未改夷號亦據中土故隋志有吐谷渾史合之始得三十然亦以意擬之未知果是否武敏之乃則天甥本賀蘭氏未知即是人否

答臨川先生雜問

問永樂大典所引諸家有謝湜列於胡文定公之前謝氏頭末有可攷否

謝湜於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嘗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盛名於

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

是也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於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為監司以剛正稱於時

閒洪文惠公五隸今完者祇隸釋而隸續已闕

未知諸書尚有存否

隸續二十一卷自第五卷至第十卷乃當日之隸圖而附入隸續者觀書錄解題已云然矣愚巳別理而出之隸圖本止此數卷當屬足本而隸續之闕則恐無從補

也容齋謂五隸惟韻未成而昭德晁氏志中有隸韻七卷則當日未成之本已行世也隸纂益文惠帥越時摹於蓬萊閣下乃石本見賣刻叢編吾子行尚見之而今無矣

問永樂大典所引李濟水集愚意即李信仲而閣足下以為不然乞示之

濟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字履中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執事欲置之江西文乘誤矣濟水議論容齋采之晦翁辨之其集見於書錄解題信仲僅見於水心集耳

問陳清瀾以家有壬癸神日供萬斛水見佛書
中愚嘗閱藏經徧無此語也果何出
二語元不見於佛書一時亦不能記其所出大畧當在
道經故今巫祝家禳火嘗用此語若儒家之語則必不
作此氣象也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問昨閱臨川侍郎語以為正史列傳外不應擅
為人作傳試觀八家無此體其或寄寓游戲為
之可耳然否
臨川侍郎之説本於亭林亭林之説本於任氏文章緣

起然攷之於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人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多有之葢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乘者也又有特傳葢不出於其家之請而自為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為正史所未盡如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為寄託之傳如韓公圬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為游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必謂非史公不應為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已為之題後而歐陽

生傳卽韓公友李翺所爲皆不聞其以爲非也若明與
江徐氏辨文體卽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爲家傳又非
也

問哀詞見於古人者亦少但當爲傷逝之作而
臨川以爲卽墓表也又謂但可加之失意之人
然否

哀詞哀讚哀頌皆起於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閒有
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爲胡夫人作哀讚曰仰瞻二
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於碑是竟以當墓
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鑱諸墓上是竟以當墓

表也廬陵作胥夫人墓志曰爲哀詞一篇以弔而藏諸墓則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推此則張紘之哀頌亦其類也其但以傷逝而作而不用之墓者不在此內焉所當分別觀之哀詞之見於古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挽詩當之則謬甚矣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

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别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問墓碑出於子孫葬時所立否則門生故吏爲
立之耳相去遠者可作之否
張曲江集有徐徵君孺子碑是相隔數百年而爲之者
姚牧菴有陳太常神道碑以其七世孫之請明鄭千之
集有朱徵公子在碑亦幾及二百年如徐陳二碑蓋其
前此者既毀而重立也如朱碑則補立也
問淸容題跋文字竟以題詩入於其中如此則
與散文亂矣愚疑其非
題詩自在韻語中不得歸跋卷唐文粹凡詩之有序者
皆入序內昔人以爲非今淸容所題并無序則謬之尤

者

問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謚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

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然則南雷所據未可非也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問孤山社全泉翁足下先世其系本家傳尚有存否乞詳示

先侍御公以宋太平興國中由錢塘遷甬上而侍御公弟遷山陰已而無子侍御以次子後之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份長子爲太保申王大中次子爲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謂保長者也大中無

子以從兄思正子爲後是爲太師和王昭孫女爲度宗后泉翁於和王爲再從兄弟宋時嘗官侍從國變後徙居孤山劉源先生至杭嘗與相贈答云

問高疏寮爲開禧閒詩人其居姚江或曰居甬上孰確

疏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翰林學士文虎之子居甬上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尚書衡孫仍居甬上至今甬上之南湖有長春院桂芳橋皆高氏物也

問劉叔贛者何名有與坡谷倡和詩

仲原父者公是也叔贛父者公非也二公皆以三言爲

字晚年人止呼原父贊父叔贊即贊父耳

問陳西麓爲咸淳間詩宿其遺事無徵未知尚有可攷否

西麓曾爲制置使參議官臨安亡後或告變於元人謂慶元與海上接應西麓爲內主被拘得免見袁清容集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爲是集其意甚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其意最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而依據之貽誤不少當時如吳農祥之誕妄直是欺人念魯

非其匹也然其爲不知而作則略同今偶拈數條以奉
答

王門弟子徐珊

徐珊初侍陽明以不對試策書及官辰州以墨敗自裁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姚江書院尚以珊配享至棃洲始斥之念魯曾問文獻於棃洲而不及此乃以高弟推珊外矣

劉門弟子熊汝霖

此言本之劉伯繩宜不錯但有可疑棃洲於劉門弟子無不序其源流獨不及熊公其所作熊公行狀亦不及

則似乎熊公以鄉里後進往來劉門而未爲弟子也伯繩所列劉門弟子如劉公理順亦未聚當從梨洲删之爲是

陳潛夫會稽人

陳公是錢唐産非會稽人也至今其後人尚居杭

王思任死節

遂東並非死節別有辨正

金廷韶糾張安

楊機部招四營兵張安其一也謂出自會應遴一人之意其言亦未確此事宜更攷之

萬履安之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

萬氏八子最能紹蕺山之學爲棃洲高弟者曰斯選嘗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

黄百家用鄭寒村文立石化安山墓門

寒村未及爲此文而卒

林巒山鄭朴翁

二君何從得其卒之年月此郢書燕說也

陳邦彥以諸生起兵

陳公是孝廉

王山史不應詞科爲逃之江南八年

山史何嘗逃江南眞大誣也

張不二逸其名

不二名秉純

謝時禋蹈海死

時禋是遺民然是遇盜索金不遂被拷投水死非蹈海死也謝氏子弟欲附之殉難之列乃以之誣世而棃洲信之遂比之皇甫東生念魯又襲之

張閣部肯堂是謝歸昌所葬

非也閣部是鄞人聞性道所葬歸昌竊其名棃洲亦誤

聽而截之念魯又襲之

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西河不喜讀宋以後書故於宋陸弟子文獻茫然一無所知信口狂言念魯欲爲之救過然亦不甚了了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躋留情聲色而豈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轩後人有唐

而唐震者雙峰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趙淳呂大圭之徒不勝指屈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皺於妄人可爲軒渠僉齊但曰不會其時夫宋儒豈但以乾淳之前爲限哉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問陳太傅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足下方

攷正諸家世譜以爲何如

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皆直臣戸部論蔡京而

罷吏部爭韓侂冑黨禍并諫開禧兵事而罷工部論濟邸而罷本堂劾賈似道而罷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采綱目之文況延祐志亦未見其可疑已愚今攷之直恐其無是事蓋史志雖未必無漏然淸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稜稜如此

問前所諭甬東王太古易說問答見於何書其人之顛末若何

會稽胡一中有河圖洛書作範宗旨其序中引及太古

易說但不詳其名據胡氏序則太古亦以九爲圖十爲書不甚可啓蒙者是朱子以後人按舊志惟王進士宗道有易說不知其即爲太古否也

問仇待制泰然有子而才未知所出諸志俱未有及之者乞詳示

泰然有子達材名東負異稟摸碑一讀即能背誦終身不忘人呼之爲仇摸碑見剡源先生集中

問戴九靈寓慈谿之永樂寺存吾所述大典牧齋不合如何

九靈詩文率皆黍離麥秀之感其不肯屈身異代無可

疑者謂其授官缺望而逃誤也

問陳侍郎瑜出身諸志不同何者足據

南山僉事集中謂是洪武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而其作志則失之楊安成志則曰甲子歲貢東沙則曰是科孝廉攷四明進士名籍則乙丑也聞愬泉志疑以爲辛未陳裕之混亦非侍郎本堂之孫學士之姪

問豐司業寅初以遜國棄官足下斷以爲考功之妄乞詳示

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已

疑官者非妄也耶考功最喜作僞其謂寅初由薦舉入官亦謬

問楊廣文寶子孫甚貴盛廣文修成化府志而其人不傳何也

據南山集中有贈其子發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問陸副使少石其平日講學未聞其詳所論留心儒林者何出

曾見副使書其近作乃懷龍溪緒山青湖師山中離五子其中論道甚摯不知行狀何以略之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接手教以寧波府志列傳目錄寄來慭有漏遺令加增補從前乾道寶慶延祐三志過備故人物之可傳者原多脫落但今日亦無從攷索愚留心桑梓文獻久其爲諸志所失者已多以文章表之今盡錄奉上其未及成文者尚得十數人并附於後

李璜當列隱逸

深寧七觀以爲避世之士其自咏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笊籬最博學爲文嘗用僧臘剳事或問之曰梁人臺城事也（簡文帝獄敗死土囊土山欒侯某謂之僧臘客）所著有自文

公年譜見攻媿先生集今亦失傳延祐志中載其重修
明州學記
淸容師友淵源錄三八寄公一人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淸言三歷祕
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安公
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應文煒奉化人精史學年六十入太學早遊江淮吳毅
甫作相其兄守建康文煒作書諷之其兄卽謝事去毅
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而去史嵩之罷相其姪璟卿上
書或云文煒敎之嵩之諷所屬掠治文煒益忿卒不屈

得免其言時事得失多中按文煒宋亡時尚在為遺民

樓偐鄞人宣獻之族孫也精於歷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四十年中日布算持籌疑多財者以貧死

葛慶龍南康人寓鄞居僧舍中精唐律酒酣飛筆數百言極精警然多棄去不復錄有什一集

陳吳二詞家

西麓先生陳允平曾為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為魁懂而得脫蓋亦遺民之望也其他事蹟不可攷矣吳文英以詞遊公卿間晚年困躓

以死甫上塡詞當以二家爲祖而西麓兼稱詩人詹目

月泉吟社詩人二

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者白湛淵也名珽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其後亦仕元官毘陵敎授剡源嘗勸其復姓

青山白雲人者陳養直也亦奉化人見剡源集吟社謂其居杭大抵僑寓也

汪灝當入文苑

汪灝亦奉化人有蠟臺集愚未之見但得其爲雪竇寺諸勝詩又元哈討不花祀田碑文甚工王洪卿曰蠟臺

之父慭卿叔森卿皆宋遺民而吾鄉談文獻者皆不知今晦溪有汪氏或是蟣臺之裔嘗訪之

白苧里社一人

殘元之際天台徐一夔僑居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桐廬姚桐壽崑山顧德輝溫州陳秀民閩卓成大江陰孫作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唐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避地在禾中而吾鄉周棐以宣公書院山長留黎林唱酬最多詳見朱竹垞禾錄

四明洞天寄公一人

張憲在明初以淮張舊僚避地四明變姓名爲僧寺奴

手攜一冊嘗以自隨卽玉笥集也死後始有人見之與今顧俠君所作玉笥傳不同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舊志之謬極多辨之幾不勝辨其爲黃文所駮正者亦得十五辱賜下問姑舉夙昔所見及而未盡錄出者陳之

小江湖異同

深寧之言詳矣然亦尚有未盡唐志以小江湖在鄮縣南二里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是今城外它山之湖也但此語本有謬誤它堰以太和中始立非開

元也古句章城嘗在溪上古鄮城不能接溪上也而謂其二里而近是以古句章之地摹混於鄮也舒中丞引水記據圖經以小江湖在鄞縣南二里正襯中王君照修則是城中之湖淸容謂今千丈鏡河之惠光塔院舊名小江塔院則小江湖自它堰直至鏡川皆其地蓋元瓘所置也而城中之湖特以其東有小江里因亦誤稱爲小江湖其說近之或曰在城外者小江湖在城中者小湖亦非更有謂君照所修即它堰者益非

南湖西湖小湖異同

城中雙湖其始但稱南湖錢公輔衆樂亭序可攷也其

後乃有西湖之名而割長春門右一帶爲南湖因以西湖爲月湖南湖爲日湖矣南湖之中又自採蓮橋取擇花橋一帶五十八丈爲小湖嘉定閘閫可攷也小湖即細湖舒中丞誤以西南湖皆名細湖非也蓋由西湖而南湖至細湖爲最深處

章谿

聞蕊泉謂莊谿即章谿蓋音之相近而譌其說近是然謂舊志初無章谿之目則非至正四明志云鄞之章谿出皮紙是也但城中之章谿則烏有耳

袞繡感聖觀音三橋互混

發繡橋一名綏帶橋崇教寺南者是也今名水仙廟橋感聖橋一名虹橋以在感聖寺南也觀音橋在今周觀察第以在觀音寺南也其河已塞橋亦無存然掘地尚有河岸遺址可攷嘉定閒圖豐尚書宅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其界甚明燕泉以發繡橋爲感聖橋而以觀音橋爲虹橋歷攷諸志皆無此語自成化四明志已不載觀音橋蓋其道久塞故也

土埭廟神官爵

唐天祐中錢鏐兼領鎭海鎭東兩軍節度不應有鄭遵

得領鎮東之節其時黃晟以鎮東行軍司馬守明州則準亦非刺史也其築土塘有功奉化水利恐是奉化縣令否則鎮將耳況其官爲殿中侍御史唐末節度賓望雖淺亦必加常侍等官殿中非其職也

靈濟廟神 象山

謂陳元帥係宜中從子由於附會若宜中有姪殉難豈有不見於宋史者況二王入閩乃由溫州登舟不由象山伯顏亦未嘗追二王也近人無稽之語大率類此

竹湖

今蔣家漕巷之腰漕湖即竹湖也舊有竹湖坊在南湖

深處與細湖接今淤爲小池矣

陳藏器日華子本末

陳藏器唐開元中人也著有本草拾遺是爲四明醫學之初祖吾鄉唐人傳者甚少藏器官京兆三原尉然非是書則幾莫之傳也日華子宋開寶中人也著諸家本草不知姓氏嘉祐本草所載二人甚明其云陳藏器卽日華子者出於明之豐吏部以世有陳日華謬諸也不知別是一人近或以日華子之姓氏爲大明則更謬也

白附子

陶隱居曰白附子出高麗久絶無復眞者今人作之唐

本草云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本經出蜀郡南中記云出東海及新羅皆不言出吾鄉獨唐六典以爲吾鄉貢之或者是時適出而旋絶產耶諸志皆未載近有欲以烏頭當之者非

高氏醫學

吾鄉之高有二其一爲憲敏公之裔衣冠極盛似孫衡孫衍孫皆名人其諸子一清以醫學著見袁清容序其一爲萬竹先生之裔則明之忘齋一派也近有與宋時高氏之醫牽合者未之攷耳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問薛氏義門久矣嘉靖府志何以云始於提擧

明道豈明道之前不居湖上耶

薛氏有宅在張村有園在新莊然其湖上之城居則衙州以來業已有之特明道重修義門耳樓宣獻瑞堂二字本在張村其後失火而瑞堂二字無恙移入城中

問蔣金紫巷之蔣氏有可攷耶湖上有坊曰連桂爲蔣璿蔣珫立未知卽此蔣氏否攷二蔣皆籍奉化坊在湖上則嘗居鄞

是也慈湖先生作蔣存誠墓志曰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所云金紫蓋卽二蔣之父浚明以子累贈至金紫光

祿大夫今奉化縣北三嶺山尚有浚明之墓而左朝議大夫璿宣奉大夫珫附焉蔣氏世籍奉化而居鄞最早清容所云吾鄞士族之先莫如樓袁楊蔣是也蓋唐末已居鄞其自丹陽來之蔣乃宣和學士猷之後另爲一宗建炎降臣蔣安義自剡來又一宗浚明在奉化志中有傳蓋豐清敏所薦士而清容作蔣曉墓志有云忠肅陳公諭明絕朋儕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中奉有三江亭詩亦佳存誠則與慈湖講學蔣氏科名之盛在樓亞於樓史諸家諫議峴將作曉皆名人也

問湖曲袁學士橋其名最古然未知其爲正獻耶爲正肅耶爲文清耶乞示之

正獻居在長春門外二里正肅移居城中鑒橋其居日湖者文清也文清家自越公以來即居此特是橋以文清名耳然文清集中於湖上景物甚略其所謂南園者反在城外不知其何意也

問成化志湖上有蔣園不詳其地今予家巷北有茹園不詳其人願聞其略

蔣園即金紫所築在採蓮橋王亘偕明州戶部遊蔣園詩有云採蓮橋下路阜蓋拂雲來是也成化志以爲將

作所築蓋攷之未詳茹園則不見於掌故吾鄉世家之
中無茹氏

問東發先生避地寶幢見於謝臯羽晞髮集而

辱教以為嘗寓湖上果何所據

延祐志云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曰湖
書器籍掠取亦不問攷東發又嘗避地桓溪自號杖錫
山居士見剡源集又嘗居定海之澤山見汪翔龍詩而
湖上則宋未亡時所居

鄞江廟神東沙以為即鄞江王公也其說果有

所徵否

四休居士周鍔亦稱鄞江先生見定海瑞巖山石刻則未可定其爲王也是地以鄞江名門又以鄞江名橋則舊謂因地得名者亦未可遽非倘即其司土之神而必以王當之不亦鑿乎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寶奎廟或以爲祀梓潼之神或又以爲里名以奎章奎畫例之則宸翰也究何所自

寶奎廟在平橋之南嘉靖志云寶慶圖志但載寶奎二字於平橋之南不言有廟及攷其記市舶云樓昇創高麗使行館今寶奎精舍即其地則寶奎先以宸翰得名

後即祀其神以為廟由志所言似高麗使館嘗有宸翰足下之問殆即據嘉靖志之說耶以愚攷之殊不然實奎精舍蓋史氏藏御書之閣史氏自忠定築別業於湖南之竹洲光宗在東宮嘗書四明洞天四字賜之而前此高宗孝宗所賜御墨尤多忠定之眞隱觀雖在竹洲其實跨湖而東迤邐至均奢橋之西直接平橋所謂世祿坊者乃其賜第忠定卒是宅歸於長孫子仁即朴齋侍郎子也不滿其叔彌遠所為退居築園於湖北之碧沚寧宗亦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則所謂宸翰者於高麗使館無預先是忠定於閣之旁又立城隍神祠惠濟神

祠仙郎鮑 其迎春祝文曰昔爲驛亭以舍使星旣遭兵火
酒爐是名是寶奎建閣時使館之蕪久矣旣有是閣遂
以寶奎爲里名故圖經但載二字而不及廟碁是時不
過史氏第中之物本無廟也史朝甫募修眞隱觀疏云
地接寶奎湖通碧沚是寶奎爲里名之證諸史之別宅
月湖者衮繡坊最在湖之西北世祿坊在湖之東北竹
洲在南寶慈寺在西花菓園在東碧沚在北石窗居又
在碧沚西北十洲三島半屬平泉其盛如此今皆廢矣
衮繡坊之橋明時撤以爲保豐碶石世祿坊歸於方國
珍爲花廳後歸張布政竹洲之觀毀祀晏公後爲陸康

僧祠尋歸吾家報慈寺爲廣孫倉碧沚菴歸范侍郎獨是閣及花菓園里人訛以爲神祠故至今尚存夫宸翰何神之有而梓潼之祀自袁學士清容始其盛也自袁尚寶靜思始今且浸淫遍於天下或以爲北斗之六星或以爲張仲或又以爲即蜀中之張仙而是廟則因寶奎二字而附會之幸文獻不至無徵爲詳其始末如此

花菓園既係史氏之業而嘉靖志以其神爲杜愷近人復記其墓在太白山方建炎南渡寓居史氏之園按忠定入相在孝宗時其築是園當在退歸之後安得於建炎初及交杜愷且早有

是園而居之但東沙不應竟無稽或杜愷果有

其八否

花菓園廟在湖心寺之西岸其廟神卽史氏園中之土公也明中葉以後忽傳爲建炎將軍杜愷此本委巷之語而張司馬修嘉靖志遂載之司馬里第於是廟最近漫不攷索可爲一笑且其志中無稽之言甚多不止此也近有費緯祉者一村學究作廟記更敷衍其說謂將軍以扈從至鄞舍於史忠定之園將軍本籍祥符忠定曾令祥符故相善將軍卒於是園因立廟祀之并有墓在太白山之說攷忠定乃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而

謂建炎已令祥符其誰欺乎足下以時代毀之良是或謂忠定之叔曰史才官參政乃重和元年趙楷榜進士祥符之任當屬參政則時代適當後人訛以爲忠定耳今按建炎扈從諸公如鄭世忠張鱗潘迪李顯忠皆有後人居鄞大率南渡初因此固不敢謂杜將軍必無其人顯又攷史氏自忠定以前本居湖上迨越公遷大田山中而葬下水子孫皆居焉其復歸湖上直自忠定始是園之建確在忠定退居之後其於參政無預也然則將軍寓園之事絕不足信況自寶慶開慶延祐至正成化諸舊志無載之者其謂將軍官鎮東將軍世襲金吾

不知四鎭係六朝官制宋時並無此官尤不攻立破者矣

湖上之靈順廟鋪家世居其側葢二百年矣立廟不知所自始廟神本五座聞父老言康熙閒勑毀五通祠恐以此見疑遂增塑一座竊攷先儒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而五顯尤非五通也未知是否

是也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勑封爲王者曰顯聰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爲五顯廟也明初亦祀之載於會典其建於湖上則自宋徐侍郎守

徽州迎其香火歸始立廟尊家先世舊宅即徐侍郎故第是以廟旁徐侍郎橋之名至今存焉其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者本於李盱江其集中有記曰江南地熱濕多厲疫病革醫禱不可解則皆謂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間牲牢酒醴狠籍其室景祐元年里中大疫吾家染焉使人請命於五通決以杯筊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困甚惟五通詥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期雖實軀泰然不是過也五通不名於舊史不載於典祀學士大夫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乎蓋疾疫本五行之沴氣五通者五行之神故能司其柄以轉移生死

若此按盱江以經術爲文故其記不無委曲然直曰五通而不曰五顯則無論五通之果司五行與否而其與五顯自不相涉明矣足下欲爲里社辨反引盱江之說未讀開禧敕書及明會典故也又攷成化志元時封五聖爲惠佑侯五聖或卽五通而五顯則宋時已加王號豈有降封而爲侯之理是又五顯非五聖之一證近世五通之祀遍大江南北妖誣日甚康熙時湯文正公奏毀之廟前乎此吾鄉桂訓導璉當弘治中官巢縣明倫堂側近五聖廟巫覡朝夕不絕亟毀撤其祠宇有司惑於巫覡之說訓導遂去官此非端毅如湯文正不能繼

狄梁公之跡也若以五顯署祠者則宋時舊廟果八不知其本末而增塑之耳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終